

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



* 吴祖光 *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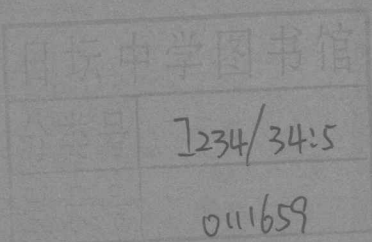
风雪夜归人

闯江湖

* 吴祖光 *

* 人民文学出版社 *

【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丛书】



日坛中学



00000011165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/吴祖光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(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7803-5

I. 风… II. 吴…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 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6978 号

责任编辑:徐广琴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李 博

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

吴祖光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
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:978-7-02-007803-5 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风雪夜归人	1
闯江湖	145
记《风雪夜归人》	273
《闯江湖》后记	283

风雪夜归人

(三幕话剧)

寒夜“午夜”，最早天四景——幕三景
寒夜“午夜”，最早天四景，最早十二——幕三景

人 物

李蓉生
王新贵——即窗内的男子
马大婶
陈 祥
魏莲生——即倒在雪里的病人
小 丑
苏弘基
徐辅成
章小姐
俞小姐
玉 春
兰 儿
马二傻子
乞儿甲
乞儿乙
小 兰——即窗内的丫环

地 点

序 幕——雪后的黄昏，“阔人”的后花园
第一幕——大戏园子的后台，春天晚上
第二幕——次晚，花园里的小楼

尾声——二十年后,花园里的小楼,黄昏到夜晚

序 幕

人物 乞儿甲 窗框一南土其高而一保麻的窗新亦出，甜

乞儿乙 窗框一南土其高而一保麻的窗新亦出，甜

病人——即魏莲生 同窗空到并而香道对人

丫环——即小兰 同窗空到并而香道对人

男子——即王新贵 窗框一南土其高而一保麻的窗新亦出，甜

看戏的人常要知道每一个戏演的是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
的故事。

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
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。

那时代也许可以算是刚刚过去了，也许还没有完全过去，然而那时所发生的故事却也许不免在将来重演，因为时代纵易，江山纵改，人性却是常常不移的。

那地方——

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，怕因之使这故事受了限制。

像社会上的人宴客一样，总要“假座”某处，我也得把这故事“假座”在一个地方演出；但是却不愿说出那地方的名字。

那地方是具有光荣和罪恶的复杂性质的一个名城；因此它是惹人留恋的，也会令人厌倦的。亲爱的观众将会渐渐认识它。

那故事说些什么呢？

当剧场的灯熄了，大幕拉开的时候。

我们就看见了大雪后的一片银装世界。

是在一个“富人家”的后花园里，那些昔日春光里葳蕤皎洁过的花树都枯萎了。

花树之间，露出一座小楼的后墙。

房屋是很好的建筑，四边有朱红漆就的栏杆；所以虽是后墙，也有很宽的廊沿。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，窗门紧闭着，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，软软的，深紫颜色的绒窗帘。

从低垂着的枝桠空隙间，可以看过去很远，尽头处是一带不见边际的围墙，有几处墙皮剥落了，当中又新添了一个大缺口，是被刚过去的一阵大风雪压倒的。

黄昏时候，暮色四合，雪虽然住了，却没有全晴，天色是低压的，灰暗的，忧愁的，好像只要轻轻一触便会又有雪花落下来。

除了廊沿以下，地上铺着厚厚的雪，枝干上积着厚厚的雪，一片白；反而显着只有天是黑的。然而无论是黑的天，白的地，阴沉的走廊，琼玉般的枝桠，都落在无限苍茫的暮色里。

雪后的黄昏，园子里荒凉，冷寂；时时有一小团一小团的雪块从枝桠上悄然落下。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，黄昏还在呼吸。

像是一颗石子投入静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，围墙外面忽然传来了人声——是两个孩子的清脆的带点战抖的声音，敲破了黄昏的寂静。

他两个一递一声地喊：

“年年多喜庆，”

“岁岁广招财!”

“招财童子门前过,”

“增福财神进宝来。”

“一送千年宝,”

“二送万年财。”

“三送三星来拱照,”

“四送四季大发财。”

“五送五子登科早,”

“六送大老爷位列三台。”

“七送天上七巧会,”

“八送八仙过海来。”

最后两人合着喊:

“好话不用多,十个儿子九登科。”

“好话真灵验,十个儿子九个中状元。”

片刻静默之后,两人又一齐喊:“善心的老爷太太……有剩菜剩饭赏一碗吃吧!”

声音过后,庭园里依旧阒然。朦胧中,看见墙缺处爬进

乞儿甲(停在墙缺处,仍在喊)善心的老爷太太……(四下张望,看清了园里没有人)

[乞儿甲就从墙缺处跳了下来,又回身向外面。

乞儿甲(向外面轻轻喊)进来,进来!没有人。(见外面没有动静)真的没有人。

乞儿乙 (在墙缺处露出半截身子)不,(迟疑地)不……

乞儿甲 (有点发急)进来呀!

乞儿乙 (摇摇头)我有点儿……害怕。

乞儿甲 瞧你吓得这份儿德行……怕什么!

乞儿乙 (仍在迟疑)我不……

乞儿甲 (瞪着眼)你真气死我!

[乞儿甲突然重跃上墙缺处,很快地攫了乞儿乙的手,拉住他一同跳进园子来。

[于是这两个孩子就都在园子里了。

[如同一切的乞儿一样,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从何处而来,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父母,没有亲人,更不知道什么叫做“家”。或者也可以说天地就是他们的父母,一切街头的流浪者,包括野狗野猫在内,都是他们的亲人。他们的“家”就是大自然。然而大自然常常是无情的,譬如现在,是酷寒的隆冬,仅仅这寒冷已经害苦了这些孩子们,何况又刮着刺骨的北风,下着无边的大雪。

[除了寒冷之外,他们还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难,他们又是饥饿的。

[似有神灵默佑,孩子们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成长——自然有中途夭折的,但似乎也没有人知道。从来久历航行的水手,就习惯了风暴的袭击;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,越多抵抗自然压迫的素质。时常缠绕在常人们身边的那些疾病的魔鬼,与他们竟是绝缘的。

[有时也会有一种偶然的机缘,使他们一向单独的个体得到遇合;就像这儿的两个孩子,他们的命运凑巧相

同，更凑巧他们到了一起，于是就很自然地携了手，艰苦同尝，患难与共，变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对伴侣。

〔至于他们会不会长大成人？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做些什么事？他们的前途，他们生命的结束，自然也没人理会。

〔这两个孩子都有十四五岁年纪了，暮色里看不清面貌；只见缕缕的头发盘在头上，垂在额前。破棉絮同麻布口袋连成的衣裳……其实这不算衣裳，在身上拖一片，挂一片，像是准备随时离开这小小的身体飞走。套在脚上的“乱点鸳鸯谱”本不是一家的两双破鞋，也是同样的可怜。

〔他们俩各持一根竹竿子，就是人们所说的“打狗棍”，因为富人们的看家狗是专门咬贫苦无告的穷人的；而“打狗棍”决非如它的名称那样积极地去“打狗”，它的作用只是消极地防御狗的攻击而已。这些贫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，若是富人的狗被他们打坏了时，他们会得到什么报偿。此外乞儿乙另一只手里还捧着一个粗饭碗，是他们两人合用的；这就是他俩的全部财产，除此之外，真个两袖清风，别无长物。

乞儿乙（冻得瑟瑟地抖）你……（斜着眼睛）你看那窗子。

乞儿甲（吓了一跳）哪儿？哪儿？

乞儿乙（用拿着饭碗的手一指）那个窗子！里头住得有人。

乞儿甲（抱怨地）看你吓我这一跳……你没看见？黑忽忽的，哪儿有人？

乞儿乙 不，往常我走过这儿，总看见这屋子里亮着灯，有人在里头住的。

乞儿甲 今儿不是没有灯吗？

乞儿乙 有时候看不见亮，那是他们把……把……（叫不出那名称）窗户上的那块布给挡上了。

乞儿甲 是呀！窗子关得那么紧，又捂得那么严，这么大的雪，人家不会出来的，只要我们说话声音轻轻的就碍事。

乞儿乙 （低声）我冷。

乞儿甲 我还不是冷？（拉住他）来，我们到那边儿去。

〔他们两人就踏碎琼瑶，一直走到廊沿底下。〕

乞儿乙 （如登仙境，把棍同饭碗放在地上，满足地）好呀！

乞儿甲 （自负得像一个英雄）你瞧着，待会儿我管保你得说“更好”。（说着他从胸前的破“衣裳”里掏出许多碎布烂纸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）你也别闲着，把那盒儿洋火拿出来，点着了它。

乞儿乙 （从怀里拿出一匣火柴，点起火来）这一会儿就会点完的。

乞儿甲 （神秘地一笑）别急呀！

〔乞儿甲走下台阶，用手里的棍子，弯腰在地上拨弄，从雪里面捡出许多枯枝枯叶来。〕

〔这样往返搬运了两三次之后，廊沿上便烧起了很旺的一堆火，火旁边还蓄积着一堆干柴。〕

〔两个孩子很舒适地坐在地上烤火，随时把干柴添进去。火光照着他们的脸，红红地发亮。〕

乞儿甲 （得意地）这回你该服了我吧？

乞儿乙 倒是怪舒服。（东张西望）可是我说我们做得是有点儿过火，万一人家瞧见了……

乞儿甲 （有点生气）我说过了，这么大冷天儿……你这小子，就是这么胆儿小，死心眼儿，没出息。

乞儿乙 (委委屈屈地)……不是我没出息……

乞儿甲 人家真瞧见了,难道还把我们怎么样?

乞儿乙 (眼睛看着着火)你就是爱这么逞能,去年这时候,我比你的胆子还大。

乞儿甲 (讥笑他)这我倒看不出来,可是什么时候胆子就变小了呢?

乞儿乙 (低声)这儿我来过……

乞儿甲 (一惊)这儿? 你来过?

乞儿乙 嗯,今年春天……(回忆)春天跟现在可不一样啊,绿的是树,红的是花,我打这园子外头走过,看见那海棠花儿,梨花儿,杏花儿,一嘟噜一嘟噜,都伸到墙外头来了,我想着,“进去瞧瞧才好呢。”那海棠花儿就好像说:“进来吧,进来吧,里头才好玩儿呀。”

乞儿甲 (笑了)你那是做梦。

乞儿乙 (不理睬)我想着,想着,往前走,你猜怎么着!(手指着那边)那扇小门儿正开着半边儿,我就溜进来了。

乞儿甲 (妒忌地嘲笑他)海棠花儿跟你说了些什么呢?

乞儿乙 (不觉神往)那才真好呐! 花儿呀,树呀,草呀,把我的眼都弄花了,鸟儿在树上叫,蝴蝶儿在花儿上飞。(看看天)天是蓝的,不像现在这么冷。

乞儿甲 (羡慕地)你一个人怎么玩儿?

乞儿乙 (用手指着阶下)我就在那儿,不像现在这样儿尽是雪,原先这儿是一片草地,绿油油的,我就躺在这草地上,翻跟斗,打滚儿,一阵风一刮,海棠花瓣儿落了我一身。

乞儿甲 后来呢?

乞儿乙 后来我就睡着了。风吹在脸上,香的,热乎乎的,我还做了一个梦。

乞儿甲 (高兴地)准是他们说过的,风流梦,是不是?

乞儿乙 你笑我,我就不说了。

乞儿甲 (央告不迭)不,不,你说。

乞儿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,看见海棠花儿变成了一个人,打树上上下来了。

乞儿甲 (拍手)准是个女的。

乞儿乙 (有点儿害臊)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小媳妇儿。

乞儿甲 (大笑)我猜得不错,是不是?你小子怎么办呢?

乞儿乙 她下了树就不动了,站在树底下冲着我笑,又跟我招手儿……

乞儿甲 那是叫你过去呢。你过去没有?

乞儿乙 我不敢,我有点儿害怕。

乞儿甲 你这糊涂虫!

乞儿乙 后来我看她怪和气的,我就爬起来要……

乞儿甲 (嘻嘻地笑)这小子,一肚子坏。

[乞儿乙住口不说。]

乞儿甲 怎么啦?你这是卖关子呀!后来你怎么啦?

乞儿乙 (低下头去拨火)怎么啦。(没好气地)后来我就醒了。

乞儿甲 (大失所望)咳……

乞儿乙 (恐怖地)这就说到本题了,(东张西望)我就觉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脚。我一睁眼,眼前站着一个人,好凶的样子,他骂我,打我;说我不该进来,说我是贼,足足骂了个够,打了个够,随后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阁子去圈了两天。往后我一走过这儿!……我就禁不住害怕。

乞儿甲 (指着)脸上这块黑疤,就是那回的伤?

乞儿乙 (默默地点头)……

乞儿甲 (俏皮地)这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存心害你,她把你骗进来,逗得你心里痒痒,到了儿又叫人打了你一顿,又给你轰出去了。

[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。]

乞儿甲 (按着肚子)我好饿呀……

[乞儿乙独自沉思。]

乞儿甲 (自言自语)对了,今儿晚上睡觉,脑袋冲下,屁股底下垫点儿草;一倒挂,肚子就不空了。(伸一个懒腰,顺势仰卧地上,安适地)这地方又避风,又有火,管他妈的肚子饿不饿,今儿晚上睡个好舒服觉呕。

乞儿乙 (一直在沉思)这回事是有鬼,想起来我就害怕。现在我心里就直发毛……

乞儿甲 (四顾阒然,忽地坐起来)你别吓人。

乞儿乙 (眼张得乌溜溜的)你看,(靠近乞儿甲)你看这些树……

乞儿甲 (有点儿发慌)树?树怎么?

乞儿乙 (抱住了乞儿甲)是不是我眼花了?(指着看那墙缺处)你看?

乞儿甲 (毛骨悚然)哎哟我的妈!老树成精了!

[墙缺处果然有了人。]

[天色黑暗,那人影影绰绰地伸着两只手,迟缓地向前摸索前进,摇摇欲倒。]

[孩子们吓呆了,火光照着他们俩紧紧靠着,照着两张苍白色的脸,凝视的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。]

那人 (说了话,断断续续地)小兄弟……过来……(扶住一棵树,站住了)扶扶我……搀我一把……

乞儿甲 什么?搀你?